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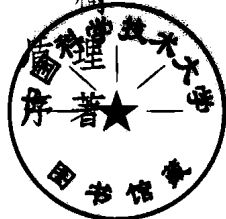
遷變的莊家李

趙樹理著

新知書局印行

茅 趙

樹



朱家莊的變遷

新知書店印行

· 一之書叢作創 ·

遷變的莊家李

版權
所有
★
不准
翻印

作者
趙
樹
理

出版
者兼

新
知
書
店
重慶·上海·香港

經售者

聯
營
書
店
成都·漢口·重慶

序

茅盾

趙樹理先生是在血淋淋的鬥爭生活中經驗過來的，而這經驗的告白就是小說「李家莊的變遷」。

背景是在晉北的一個山村。然而這山村分明是封建勢力最強大的中國北方廣大農村的縮影。在這一點上，「李家莊」故事有其普遍的代表性。可是因爲在山西，而山西則有不倒翁式的既貪婪又狡猾無恥的地方軍閥，他和他那騙人詐人的一套，因此，「李家莊」的故事在普遍性中又自有其特殊之處；這不僅代表了北中國的農村，而且確是代表了受欺詐與壓迫最深重的山西農村。作者遠遠地從民國十七八年起，展開了故事的纜索。李家莊的土皇帝是大地主李如珍，這李如珍也是個不倒翁。從民國十七八年到抗戰初年，這整整十年中，山西經過的大小事情可真不少呢，然而李如珍應付自如，日本人來了他當然做漢奸，可是出奇的是八路軍光復了這山村時，他李如珍還是依然掌握着全村農民的運命。待到八路軍展開了民衆運動，切實深入民衆，這才把這老狐狸的原形照了出來。於是血淋淋的鬥爭開始了，一方面是領導農民抗戰的八路軍，一方面是假裝抗戰而一心一意在那裏反共的地方軍閥錫山及其友軍，一方面是要求翻身的農民，一方面是什麼都可以出賣，唯獨他的封建特權却不肯放棄的地主李如珍及其鷹犬；這鬥爭是長期的，多變化的，艱苦的，有挫折，有犧牲，然而人民的解放者是善於綜結經驗教訓

的，最後是人民得到了勝利。不倒翁李如珍終於被打倒了。「李家莊的變遷」於是乎完成。

趙樹理先生不是無所容心地來描寫這山村的變遷的。他的愛憎極為強烈而分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他不諱飾農民的落後性，然而他和小資產階級意識極濃厚的知識份子所不同者，即不因農民之落後性而否定了農民之堅強的民族意識及其恩仇分明的鬥爭精神。在鬥爭中，農民是不但能够克服了落後性，而且發揮出創造的才能。這一真理，許多作家可以在理知上承受，但很少作家能够從作品中賦以形象，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不會投身於這樣鬥爭的實生活，而趙樹理先生則不但投身於這樣的鬥爭而且是抱了向民衆學習的誠心的。

「李家莊的變遷」不但是表現解放區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說，并且也是「整風」以後文藝作品所達到的高度水準之一例證。這一部優秀的作品表示了「整風」運動對於一個文藝工作者在思想和技巧的修養上會有怎樣深厚的影響。關於思想內容的，上面已經講到一些，現在我們單來說一說這部書的技巧。用一句話來品評，就是已經做到了大衆化，沒有浮泛的堆砌，沒有纖巧的雕琢，朴質而醇厚，是這部書技巧方面很值得稱道的成功。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解放區以外的作者們足資借鏡。而趙樹理先生的這種技巧的獲得，我想也別無秘密，就因為他是生活在人民中，工作在人民中，而且是向人民學習，善於吸收人民的生動素材而富於形象化的語言之精英罷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於上海）

李家莊有座龍王廟，看廟的叫「老宋」。老宋原來也有名子，可是因為他的年紀老，誰也不提他的名子；又因為他的地位低，誰也不加什麼稱呼，不論白鬚老漢，不論才會說話的小孩，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

抗戰以前的八九年，這龍王廟也辦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東家李如珍也是村長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兩份差事——是村警也是廟管。

廟裏掛着一口鐘，老宋最喜歡聽見鐘響。打這鐘也有兩種意思：若是只打三聲（往往是老宋親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噹噹亂打，就是有人說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一份獻供；有人說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餅。

一天，老宋正作早飯，聽見廟門響了一聲，接着就聽見那口鐘噹噹噹噹響起來。隔着竹簾一看，打鐘的是本村的教書先生春喜。

這春喜就是本村人，官名李耀唐，是修德堂東家的本家侄兒。前幾年老宋叫春喜就是「春喜」，這會春喜已經二十好幾歲了，又在中學畢過業，又在本村教小學，因此也叫不得春喜了。可是一個將

近六十歲的老漢，把他親眼看着長大了的年輕後生硬叫成「先生」，也有點不好意思。老宋看見打鐘的是他，一時雖想不起該叫他什麼，可是也急忙迎出來，等他打罷了鐘，向他招呼道：「屋裏坐吧！你跟誰有什麼事了？」

春喜對他這招待好像沒有看見，一聲不哼走進屋裏向他下令道：「你去報告村長，就說鐵鎖把我的桑樹砍了，看幾時給我說！」老宋去了。等了一會，老宋回來說：「村長還沒有起來。村長說今天晌午開會。」春喜說：「好！」說了站起來，頭也不回就走了。

老宋把飯做成，盛在一個串門大碗（就是一碗可以吃飽的大碗）裏，端在手裏，走出廟來，回手鎖住廟門，去通知各項辦公人員和事主。他一邊吃飯一邊找人，飯吃完了人也找遍了，最後走到福順昌雜貨舖，通知了掌櫃王安福，又取了二十斤白麵回廟裏去。這二十斤麵，是準備開會時候做烙餅用的。從前沒有村公所的時候，村裏人有了事是請社首說理。說的時候不論是社首、原被事主、證人、廟管、幫忙，每人吃一斤麵烙餅，趕到說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攤四成，沒理的攤六成。民國以來，又成立了村公所；後來閻錫山整理村範，又成立了息訟會，不論怎樣改，在李家莊只是舊規添上新規，在說理方面，只是烙餅增加了幾份——除社首、事主、證人、幫忙以外，再加上村長副、閻鄰長、調解員等每人一份。

到了晌午，餅也烙成了，人都都來了，有個社首叫小毛的，先給大家派烙餅——修德堂東家李如

珍是村長又是社首，李春喜是教員又是事主，照例是兩份，其餘凡是頂兩個名目的也都照例是兩份，只有一個名目的照例是一份。不過也有不同，像老宋，他雖然也是村警兼廟管，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小毛自己雖是一份，可是村長照例只吃一碗雞蛋炒過的，其餘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照例還得餘三兩份，因為怕半路來了什麼照例該吃空份子的人。

吃過了餅，桌子併起來了，村長坐在正位上，調解員是福順昌掌櫃王安福，靠着村長坐下，其餘的人也依次坐下。小毛說：『開腔吧！先生！你的原告，你先說！』

春喜說：『好！我就先說！』說着把椅子往前一挪，兩隻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摸，把脊梁骨挺得直槪槪地說道：『張鐵鎖的南牆外有我一個破茅廁……』

鐵鎖插嘴道：『你的？』

李如珍喝道：『幹什麼？一點規矩也不懂！問你時候你再說！』回頭又用嘴指了指春喜：『說吧！』

春喜接着道：『茅廁旁邊有棵小桑樹，每年的桑葉簡直輪不着我自己摘，一出來芽就有人摘了。昨天太陽快落的時候，我家裏（老婆）去這桑樹下摘葉，張鐵鎖的女人說是偷他們的桑葉，硬攔住不叫走，恰好我放學回去碰上，說了她幾句，她才算丟開手。本來我想去找張鐵鎖，叫他管教管教他女人，後來一想，些小事走開算了，何必跟她一般計較，因此也沒有去找他。今天早上我一出門，看見

桑樹不在了，我就先去找鐵鎖。一進門我說：「鐵鎖！誰把茅廁邊那小桑樹砍了？」他老婆說：「我！」我說「你爲什麼砍我的桑樹？」她說，「你的？你去打聽打聽是誰的！」我想我的東西還要去打聽別人？因此我就打了鐘，來請大家給我問問他。我說完了，叫他說吧！看他指什麼砍樹。」

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鐵鎖：「張鐵鎖！你爲什麼砍人家的樹？」

鐵鎖道：「怎麼你也說是他的樹？」

李如珍道：「我還沒有問你你就先要問我啦是不是？你們這些外路人實在沒有規矩！來了兩三輩了還是不服教化！」

小毛也教訓鐵鎖道：「你說你的理就對了，爲什麼先要跟村長頂嘴？」

鐵鎖道：「對對對，我說我的理：這棵桑樹不是我栽的，是它自己出的，不過長在我的茅牆邊，總是我的吧？可是那一年也輪不到我摘葉子，早早的就被人家偷光了……」

李如珍道：「簡單些！不要拉那麼遠！」

鐵鎖道：「他拉得也不近！」

小毛道：「又頂起來了！你是來說理來了呀，是來頂村長來了？」

鐵鎖道：「你們爲什麼不叫我說話？」

福順昌掌櫃王安福道：「算了算了！吵嘴解決不了事情。我看雙方的爭執在這裏，就是這茅廁究

竟該屬誰。我看這樣子吧：耀唐（就是春喜）！你說這茅廁是你的，你有什麼憑據？」

春喜道：『我那是祖業，還有什麼憑據？』

王安福又向鐵鎖道：『鐵鎖你啦？你有什麼憑據？』

鐵鎖道：『這院子帶茅廁，都是他爺爺手賣給我爺爺的，我有契紙。』說着從懷裏取出契紙來遞給王安福。

大家都圍攏着看契，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

春喜道：『大家看吧！看他契上是一個茅廁呀，是兩個茅廁！』

鐵鎖道：『那上邊自然是一個！俺如今用的那個，誰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

李如珍道：『不是憑你的嘴硬啦！你記得記不得？』

鐵鎖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我才二十歲，自然記不得。可是村裏上年紀的人多啦！咱們請出幾位來打聽一下！』

李如珍道：『怕你嘴硬啦？還用請人？我倒五十多了，可是我就記不得！』

小毛道：『我也四十多了，自我記事，那裏就是兩個茅廁！』

鐵鎖道：『小毛叔！咱們說話都要憑良心呀！』

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鐵鎖道：『照你說是大家打夥訛你啦，是不是？』

鐵鎖知道李如珍快撒野了，心裏有點慌，只得說道：『那我也不敢那麼說！』

窗外有個女人搶着叫道：『爲什麼不敢說？就是打夥訛人啦！』只見鐵鎖的老婆二姐噹噹跑進來，一手抱着個孩子，一手手指劃着，大聲說道：『你們五十多的記不得，四十多的記得就是兩個茅廁，難道村裏再沒有上年紀的人，就丟下你們兩個了？……』

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混蛋！這樣無法無天的東西！滾出去！老宋！攆出她！』

二姐道：『攆我呀？賊是我捉的，樹也是我砍的，爲什麼不叫我說話？』

李如珍道：『叫你來沒有？』

二姐道：『你們爲什麼不叫我？那有這說理不叫正頭事主的？』

小毛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有你男人在場，叫你做什麼？走吧走吧！』說着就往外推她。

二姐把小毛的手一撥道：『不行！不是憑你的力氣大啦！賊是我捉的，樹是我砍的！誰殺人誰償命！該犯什麼罪我都領，不要連累了我的男人！』

在窗外聽話的人越擠越多，都是暗暗點頭，還有些人交頭接耳說：『二姐說話把理！』

正議論間，又從廟門外走進個人來，有二十多歲年紀，披着一頭短髮，穿了件青緞夾馬褂，手裏提了根藤條手杖。人們一見他，跟走路碰上蛇一樣，不約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氣，給他讓開了一條路。

這人叫小喜，也是李如珍的自家姪子，當年也是中學畢業，後來吸上了金丹，就常和隣近的光棍們

來往，當人販、賣寡婦、販金丹、挑訟詞……無所不爲，這時又投上三爺的門子，因爲三爺是閩錫山的祕書長的堂弟，小喜抱上這條粗腿，更是威風凜凜，無人不怕。他一進去，正碰着二姐說話，便對二姐發話道：『什麼東西唧唧喳喳的！』

除了村長是小喜的叔父，別的人都站起來陪着笑臉招呼小喜，可是二姐偏不挨他的罵，就頂他道：『你管得着？你是公所的什麼人？誰請的你？……』

二姐話沒落音，小喜劈頭就是一棍道：『滾你媽的遠遠的！反了你！草灰羔子！』

小毛攔道：『繼唐（小喜的官名）！不要跟她一般計較！』又向二姐道：『你還不快走？』

二姐並不哭，也不走，挺起胸膛向小喜道：『你殺了我吧！』

小喜輪轉棍子狠狠又在二姐背上打了兩棍道：『殺了你又有什麼事？』把小孩子的胳膊也打痛了，小孩子大哭起來。

窗外邊的人見勢頭不對，跑進去把二姐拉出來了。二姐仍不服軟，仍回頭向裏邊道：『只有你們活的了！外來戶還有命啦？』別的人低聲勸道：『少說上句吧！這時候還說什麼理？你還佔得了他的便宜呀？』

村長在裏邊發話道：『閒人一同出去！都在外邊亂什麼？』

小毛揭起簾子道：『你們就沒有看見廟門上的虎頭牌嗎？』公所重地，閒人免進。」你們亂什

麼？出去！』

窗外的人們也只得掩護二妞走出去。

小毛見衆人退出，趕緊回頭招呼小喜：『歇歇繼唐！老宋！餅還熱不熱了？』

老宋端過一盤烙餅來道：『放在火邊來！還不很冷！』說着恭恭敬敬放在小喜跟前。

小喜也不謙讓，抓起餅子吃着，連吃帶說：『我才從三爺那裏回來。三爺託我給他買一張好條几，不知道村裏有沒有！』

小毛道：『回頭打聽一下看吧！也許有！』

李如珍道：『三爺那裏很忙嗎？』

『忙』小喜嘴裏嚼着餅子，連連點頭說：『事情實在多！三爺也不想管，可是大家找得不行！凡是縣政府管不了的事，差不多都找到三爺那裏去了。』老宋又端着湯來，小喜接過來喝了兩口，忽然看見鐵鎖，就放下碗向鐵鎖道：『鐵鎖！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你看那像個什麼樣子？唧唧喳喳，一點也不識羞！就不怕別人笑話？』

鐵鎖想：『打了我老婆，還要來教訓我，這成什麼世界？』可是勢頭不對，說不得理，也只好不作聲。

停了一會，小喜的湯也快喝完了，餅子還沒有吃到三分之一。福順昌掌櫃王安福向大家提道：

『咱們還是說正事吧！』

小喜站起來道：『你們說吧！我也摸不着，我還要給三爺買條儿去！』

小毛道：『吃了再去吧！』

小喜把盤裏的餅一捲，捏在手裏道：『好！我就拿上！』說罷，拿着餅子，提起他的藤條手杖，匆匆忙忙地走了。

王安福接着道：『鐵鎖！你說你現在用的那個茅廁是你父親後來打的，能找下證人不能？』

鐵鎖道：『怎麼不能？你怕俺隣家陳修福老漢記不得啦？』

春喜道：『他不行！一來他跟你都是林縣人，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爺爺，是你的老丈爺，那還不是只替你說話？』

鐵鎖道：『咱就不找他！找楊三奎吧？那可是本地人！』

春喜道：『那也不行！白狗是你的小舅，定的是楊三奎的閨女，那也有親戚關係。』

鐵鎖道：『這你難不住我！咱村的老年人多啦！』隨手指老宋道：『老宋也五六十歲，跟我沒有什麼親戚關係吧？』

小毛攔道：『老宋他是個窮看廟的，他知道什麼？你叫他說說他敢當證人不敢？老宋！你知道不知道？』

老宋自然記得，可是他若說句公道話，這個廟就住不成了，因此他只好推開：『咱從小是個窮人，一天只顧弄着吃，什麼閒事也不留心。』

李如珍道：『有契就憑契！契上寫一個不能要人家兩個，還要找什麼證人？村裏老年人雖然多，人家誰也不是給你管家務的！』

小毛道：『是這樣吧！我看咱們還是背場談談吧！這樣子結不住口。』

大家似乎同意，有些人就漫散開來交換意見。小毛跟村長跟春喜互相捏弄了一會手碼，王安福也跟閻隣長們談了一談事情的真相。後來小毛走到王安福跟前道：『這樣吧！他們的意思，叫鐵鎖包賠出這麼個錢來！』說着把袖口對住王安福的袖口一捏，接着道：『你看怎麼樣？』

王安福悄悄道：『說真理，他們賣給人家就是這個茅廁呀？人家用的那一個，真是人家老張木匠（鐵鎖的爹）在世時候打的。我想這你也該記得！』

小毛道：『那不論記得記不得，那樣頂真，得罪的人就多了。你想：村長、春喜，意思都是叫他包賠幾個錢。還有小喜，不說鐵鎖，我也惹不起人家呀？』

王安福沒有答話，只是搖頭。閻隣長們也不敢作什麼主張，都是看看王安福，看看村長，看看小毛，直到天黑也沒說個結果，就都回家吃飯去了。

晚上，老宋又到各家叫人，福順昌掌櫃王安福說是病了，沒有去。其餘的人，也有去的，也有不

去的。大家在廟裏悶了一會，村長下了斷語：茅廁是春喜的，鐵鎖砍了桑樹包出二百塊錢來（現洋），吃烙餅和開會的費用都由鐵鎖担任，叫鐵鎖討保出廟。

二

陳修福老漢當保人，保證鐵鎖一月以後還錢，才算放鐵鎖出了廟。鐵鎖氣得拾不起頭來，修福老漢拉着胳膊把他送到家。他一回，一頭睡在床上放聲大哭，二姐問他，他也說不出話來，修福老漢也勸不住。一會，鄰家們也都聽見了，都跑來問詢，鐵鎖仍哭得說他不出話來，修福老漢才把村公所處理的結果一件件告訴大家說：『茅廁說成人家的了，還叫包人家二百塊錢，再担任開會的花費。』鐵鎖聽老漢又提起來，哭得更喘不過氣來，鄰家們人人搖頭，二姐聽了道：『他們說得倒體面！』鼓鑒一聲把孩子放在鐵鎖跟前道：『給你孩子！這事你不用管！錢給他出不成！茅廁也給他丟不成！事情是我闖的！就是他，就是我！滾到那裏算那裏！反正是不得好活！』一邊說，一邊跳下床就往外跑，鄰家們七八個人才算把她拖住。小孩在床上直着嗓子號，修福老漢趕緊抱起來。

大家分頭解勸，勸得二姐暫息了怒，鐵鎖也止住了哭，楊三奎向修福老漢道：『太欺人！不只你們外路人，就是本地人也活不了。你看村裏一年出多少事，那一場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啦？實在沒

法！』

內中有個叫冷元的小夥子跳起來叫道：『鐵鎖！到那個崖頭路邊等住他，你不敢一頓頭把他搗下溝裏？』

楊三奎道：『你們年輕人真不識火色（不識時機的意思）！人家正在氣頭上啦，說那些冒失話抵什麼事？』說得冷元又蹲下去了。年輕人們指着冷元笑道：『冷傢伙，冷傢伙！』

悶了一小會，修福老漢道：『我看可以上告他！就是到縣裏把官司打輸了，也要比這樣子了場合算。』

楊三奎道：『那倒可以！到縣裏他總不能只說一面理，至少也要問一問證人。』

冷元道：『這事真氣死人！可惜我年紀小記不得，要不我情願給你當證人！』

楊三奎道：『你年紀小，有大的！』有幾個三四十歲的人七嘴八舌接着說『鐵鎖他爹打茅廁這才幾天呀？三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記得！』『你狀上寫誰算誰，誰也可以給你證明。』『多寫上幾個！那怕咱都去啦！』

二姐向鐵鎖道：『胖孩爹！咱就到縣裏再跟他滾一場！任憑把家蕩花完也不能叫便宜了他們爺們！』又向修福老漢道：『爺爺！你不是常說咱們來的時候都是一筐一担來的嗎？敗興到底咱也不過一筐一担担着走，還落個够大！怕什麼？』